京劇叢刊

第四集

玉堂春

兩將軍

眞假李逵



中國戲曲研究院編輯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京劇叢刊

第四集

中國戲曲研究院編輯





新文藝出版社

一九五三·上海

戲劇

京劇叢刊

第四集

編輯者　中國戲曲研究院

*

新文藝出版社出版
（上海康平路八三號）
中國圖書發行公司總經售

新華印刷廠上海廠印製
陸榮記裝訂所裝釘

*

書號（551）［IV V 4］　本書 48900 字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上海第一版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上海第一次印刷
本次印數 13000 冊
定價 3,300 元

*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壹壹號

編輯凡例

一、編印『京劇叢刊』的目的，是爲了選擇中國京劇中的優秀劇本整理出版，供各地劇團和讀者們參考。

一、『京劇叢刊』所收的，多數是目前比較流行的京劇傳統劇本；但亦酌量選取一些目前雖不很流行而內容和表演藝術較優秀的值得推廣的舊有劇本，以及根據傳統劇目改編的劇本。（包括一部分京劇舞台上比較流行的崑腔劇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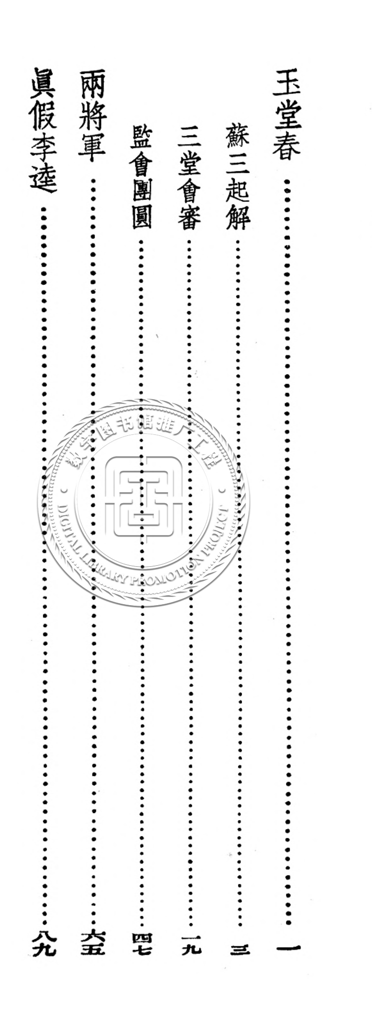
一、凡傳統劇本，都是根據目前舞台上流行的底本進行整理的。其中若有比較重要的改動，在每劇的『前記』或『附註』中均有所說明。

一、所有傳統劇本的整理工作，都吸收了對該劇的內容和表演方面有經驗的演員參加；並且，絕大部分經過了實驗演出。

一、我們曾力求以嚴肅謹愼的態度對待遺產，力求在去蕪存菁與小改的原則下進行整理工作，但編者與整理者能力有限，難免有不夠妥善之處，希望各地演員、專家和讀者們指正。



目次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玉堂春

前記

本劇包括『蘇三起解』、『三堂會審』、『監會團圓』三齣。故事從洪洞縣的解差崇公道提解女犯蘇三（玉堂春）赴太原覆審開始。一路上蘇三訴說自己的悲慘遭遇。她是從小被父母賣給妓院的，後來又被鴇兒賣給山西富商沈燕林作妾。沈妻皮氏與趙監生私通，害死沈燕林，反誣告蘇三謀死親夫。縣官受了皮氏的賄賂，竟把她問成死罪。她却沒有想到調她覆審的八府巡按正是曾與她誓偕白首的情人王金龍。覆審之日，王金龍在堂上感情激動不能自持，被陪審的藩、臬二司看破，以致當時不能終審。隨後審明了案情，平反寃獄，王、蘇破鏡重圓，結爲姻眷。

本劇是根據王瑤卿、蕭長華先生的本子，由本院編輯處范鈞宏、田淞整理的。在整理過程中，吸取了中國京劇團演員葉盛蘭、杜近芳、葉盛長、蕭盛萱，導演鄭亦秋的意見，並經王瑤卿先生訂正。

整理本中的主要改動，有以下幾點：（一）舊本『蘇三起解』中崇公道有一些庸俗的台詞，蕭長華先生近年演出已經修改，整理本採取了蕭先生的改詞，又略加整理。（二）舊本『三堂會審』中有『請醫』的情節，這一穿插似嫌累贅，且使全劇氣勢中斷，故刪去；但保留王金龍乍見蘇三感情震動的表演。（三）將審問皮氏、趙昂改爲暗場處理，減去皮、趙兩個角色。（四）『洞房』一場爲全劇結尾，舊本過於簡略，並且有的地方不合情理。整理本中重新處理了這一場戲，在原來的基礎上加以修改和加工。舊本中不夠完整和費解的個別詞句，並予潤色。

蘇三起解

第一場

崇公道：（內）啊哈！

（上念）你說你公道，我說我公道；

公道不公道，自有天知道。

老漢崇公道，在這洪洞縣當了一名長解。太爺因我年老，命我代管女監。今有按院大人在省城下馬，要提謀死親夫一案去往太原覆審。看天色不早，就此監中走走。（圓場）行行去去，去去行行。到啦。

〔禁卒暗上〕

崇公道：有人嗎？

禁　卒：坐監的嗎？

崇公道：甚麼坐監的！是我，開門吧。

（禁卒開門，崇公道進入）

崇公道：你把蘇三叫出來，她要起解太原府啦。

禁　卒：是啦。——蘇三走動啊！

蘇　三：（內白）苦哇！

（上，哭）喂呀……

（唱二黃散板）

忽聽得喚蘇三我的魂飛魄散，
吓得我戰兢兢不敢向前。
無奈何我只得把禮來見，——
崇老伯呼喚我所爲哪般？

老伯在上，蘇三有禮。

崇公道：罷啦，罷啦。蘇三你大喜啦！

蘇　三：喜從何來呢？

崇公道：今有按院大人要提你前去覆審，你的官司有了出頭之日啦，豈不是一喜嗎？

蘇　三：但不知起解哪裏？

崇公道：太原府。

蘇　三：何人的長解？

崇公道：小老兒我的長解。

蘇　三：幾時起程？

崇公道：咱們是馬上飛——這就走。

蘇　三：如此待我辭別獄神，也好趲路。

崇公道：好，你辭別你的，我去收拾收拾就來。

〔禁卒開門，崇公道出監，二人分下〕

蘇　三：天哪，天！想我蘇三，遭此不白寃枉，直到今日呵！

（唱反二黃慢板）

崇老伯他說是寃枉能辨，

想起了王金龍負義兒男。

想當初在院中何等眷戀，
到如今恩愛情又在哪邊！
我這裏進廟來把禮來見，
尊一聲獄神爺細聽我言：
保佑我與三郎重見一面，
得生時修廟宇再塑金顏。

〔崇公道上，禁卒暗上，開門，崇公道進入〕

崇公道：蘇三，你辭別完了沒有？

蘇　三：辭別完了。

崇公道：來來來，把這個行枷戴上。

蘇　三：怎麽？還要戴這行枷麽？

崇公道：朝廷王法，焉有不戴之理哪？

蘇　三：（哭）喂呀……（戴行枷）

〔崇公道、蘇三同出監。禁卒下〕

崇公道：你上那邊好好待會兒去，等着我投了文就來。

蘇　三：遵命。（下）

〔獄官暗上〕

崇公道：（遞公文）辛苦您啦。

獄　官：聽點：長解一名崇公道。

崇公道：有。

獄　官：護解一名崇公道。

崇公道：有。

獄　官：你怎麽一個人當兩份差事啊？

崇公道：沒有您不聖明的，這趟差事苦點兒，領的盤川錢倆人不夠，一個人有點敷餘。您閉閉眼，我就過去啦。

獄　官：說了半天，你們這是上哪兒去呀？

崇公道：太原府。

獄　官：太原府？好地方啊！這有倆錢兒，你給我帶個騾子來。

崇公道：這是多少啊？
獄　官：二百四十錢。
崇公道：二百四十錢？你買個騾子尾巴也買不來呀！得啦，我這是趟苦差事，沒甚麽油水兒，多多少少的，反正不能白了您就得啦嘛！
獄　官：好吧，咱們就憑心得啦。（將公文扔與崇公道，下）
崇公道：（拾起公文）憑心？心在胳肢窩裏呢！（下）

第二場

〔蘇三上，崇公道隨上〕

蘇　三：（哭）喂呀……
（唱西皮流水）
蘇三離了洪洞縣，
將身來在大街前。
未曾開言我心好慘，

過往的君子聽我言：
哪一位去往南京轉，
與我那三郎把信傳，
就說蘇三把命斷，
來生變犬馬我就當報還。

崇公道：蘇三，你跪在這兒，是祝告天地，還是哀求盤川哪？
蘇　三：一非祝告天地，二非哀求盤川。煩老伯與我代問一聲，有往南京去的客官無有？
崇公道：你問這個幹甚麼呀！
蘇　三：與我那三郎帶上一信，就說蘇三起了解了哇……（哭）
崇公道：到了這個時候，還惦記她的三郎哪！好，我給你問問去。——我說列位請啦！
內　　：請啦。
崇公道：有上南京去的沒有啊？

內　：上南京的前三天都走啦。
崇公道：現在哪？
內　：淨剩下往熱河、巴溝、喇嘛廟拉駱駝的啦。
崇公道：我說蘇三哪，人家說啦：上南京去的前三天都走啦。
蘇　三：如今呢？
崇公道：淨剩下往熱河、巴溝、喇嘛廟拉駱駝的啦！
蘇　三：唉！我蘇三好命苦哇……（哭）
崇公道：不要緊，咱們半道上再打聽。
蘇　三：（唱西皮流水）
人言洛陽花似錦，
我久在監中不知春。
低頭出了洪洞縣境。——
崇公道：好熱的天！
蘇　三：（接唱）老伯不走爲何情？

老伯爲何不走？

崇公道：你瞧瞧：這麽熱的天，我空身走還出汗哪！何況你是個女流之輩，戴着行枷，哪兒走的動啊！這麽辦，我給你摘下來，也涼快涼快，你瞧好不好？

蘇　三：慢來慢來！此乃朝廷王法，如何去得的！

崇公道：哈哈，在這兒等着我哪！甚麽王法？屁法！在城裏由着他們，出了城就得由着我啦！乾脆，咱們是說開就開。

蘇　三：有勞了。

〔崇公道開鎖，取下行枷〕

蘇　三：如此看來，老伯你倒是個大大的好人哪！

崇公道：好人不是？連個兒子都沒有！

蘇　三：怎麽？老伯你連個兒子也無有啊！

崇公道：沒有兒子不要緊，連孫子也給躭誤啦。

蘇　三：取笑了！啊老伯若不嫌棄，我情願拜在老伯名下，以爲螟蛉義女；不知老伯意下如何？

崇公道：那可使不得！那可使不得……

蘇　三：爹爹請上，受女兒一拜。

崇公道：起來起來。——哈哈哈……想不到老了老了的會收了這麼個乾女兒！哎呀，我這個窮乾爹，連個見面禮兒都沒有！有咧！——我說蘇三哪！這兒有根棍兒，給你當做見面禮兒，你拄着它走，三條腿不是總比這兩條腿強的多嗎？

蘇　三：如此你我父女趲行者！

（唱西皮倒板）

玉堂春含悲淚忙往前進。

（接唱慢板）

想起了當年事好不傷情！

想當初在院中穿綢著錦，

到如今只落得罪衣罪裙。

崇公道：你說甚麼：『想當初在院中穿綢著錦，到如今只落得罪衣罪裙。』唉！今非昔比，打上官司啦，可就比不得當初你在院裏的時候啦。這話又說回來了，你

在院裏頭穿綢著錦，成天價花天酒地，那是鴇兒拿你當搖錢樹，叫你長年給她賺錢，那個日子何時是了哇！如今你呀，就盼着到了省城，見了都天大人，判明寃枉，那時可就有了一條生路，稱心的日子還在後頭哪。不用發愁，有指望。耐點煩，咱們走吧！

蘇　三：走哇！

（唱西皮原板）

我心中只把那爹娘恨，

大不該將親女圖財賣入娼門。

崇公道：哎喲，孩子，你說這兩句話，我聽着心裏好難過啦！爹娘做事心太狠，不該將你賣入娼門。這話呢，有你這麽一說。本來嘛，做父母的應當教養兒女成人，決不該賣女爲娼；話雖如此，他必是被事所逼，再加上受人愚弄，才鬧得這樣結果。這也是萬分不得已而爲之。已然做錯啦，瞞怨他也是無益啦。得啦，走吧。

蘇　三：走哇！

（接唱）惱恨那山西沈燕林，

他不該與我來贖身。

崇公道：嗳，話可別這麽說。沈燕林花了那麽些個銀子錢，替你贖身，叫你出籍爲良，也是一件好事。你怎麽倒瞞怨起他來啦？唉！按說呢，他可也不對，旣有媳婦，幹嗎又把你給弄到家裏去。你呢，年輕貌美，那皮氏瞧見你，還能不有個『醋兒啦，醬兒啦』的嗎？你們這件事情啊，就叫做『醋海波瀾』嘛！

蘇　三：走哇！

（接唱）惱恨那皮氏心太狠，

她不該用藥麵毒死夫君。

崇公道：你說甚麽可恨皮氏心太狠，不該用藥麵毒死夫君？對，皮氏這個娘們心腸是狠哪。可是你也得想想啊，皮氏素日一個人慣慣的啦，沈燕林又把你帶進家來，你要是一得寵，沒有她的地步啦，她有不生歹心的嗎？那一天她弄那一碗藥麵，指望是把你給毒死，不想那倒霉的沈燕林替你吃了，這才『嗚呼哀哉』，鬧出這麽大的事情來。看起來，這也是沈燕林有倆糟錢兒，自找其禍

呀！唉，走吧。

蘇　三：走哇！

（接唱）惱恨那春錦小短命，

她不該私通那趙監生。

崇公道：你說甚麼春錦不該私通趙監生？唉，這也難怪呀！你想啊，她是一個受苦的丫頭，是皮氏拿銀子買來的。叫她往東，她不敢往西；叫她打狗，她不敢罵鷄。再一說，皮氏既然跟趙監生亂七八糟的，春錦也老大不小的啦，日久天長的，春錦……咳！也就不用說啦。她這個事，你也管不了。這不是仨鼻子眼兒，多出一口氣嗎？孩子，甭生閒氣啦。走吧，走吧。

蘇　三：走哇！

（接唱）惱恨那貪贓王縣令。

崇公道：有嘚，說來說去，說到我們『座兒上』來啦。常言說得好：『衙門口衙南開，有理無理拿錢來。』你想想他做官爲的是甚麼呀？不就是爲發財嗎！孩子，你這麼聰明，怎麼淨說傻話呀！別說啦，咱們走吧。

蘇　三：走哇！

（接唱）還有那衆衙役分散贓銀。

崇公道：嘿，又說到我們『六扇門兒』來啦。聽我告訴你說：大堂不種高粱，二堂不種黑豆，不吃你們打官司的吃誰呀？就拿你們這檔子事情說吧，甭說旁人，連老漢我還鬧了雙鞋穿哪。說這個幹甚麽？快點走吧。

蘇　三：嘍！

（唱西皮搖板）

越思越想心頭恨，

洪洞縣內就無好人！

崇公道：啊？洪洞縣沒好人？不用說，連我也在其內啦！你可眞沒良心！這麽熱的天，挺重的枷我拿着，我的棍兒你拄着，連我都不是好人？不是好人，咱就甭行好事！來來來，把這個枷快給我戴上！你眞要把我氣死！這是怎麽說的！哼……

蘇　三：呀！

（唱西皮流水）

一句話兒錯出唇，

爹爹一旁怒氣生，

走向前來我把好言奉敬……

爹爹……

崇公道：甭理我！我不是好人！

蘇　三：爹爹呀！

（唱西皮搖板轉『迴龍』）

惟有你老爹爹是個大大的好人！

崇公道：哈哈哈……（倣唱）『惟有你老爹爹是個大大的好人！』哈哈哈……氣把我氣死，樂又把我給樂活了。——我說蘇三哪，此處已離省城不遠，把行枷戴上，咱們該進城啦。

蘇　三：且慢，女兒有話要與爹爹商議商議。

崇公道：有話快點兒說。

蘇　三：爹爹呀！女兒遭此不白冤枉，監中有人不服，替女兒寫下申冤大狀，又恐皮氏搜去，因此藏在身旁。此番見了都天大人，望求爹爹想個主意，將狀子遞上才好哇……（哭）

崇公道：等我想想……有咧，你把狀子藏在行枷之內，見了大人，說明此事，當堂劈桎（讀如『肘』）開枷，也就遞上去啦。

蘇　三：此計甚好。（戴行枷）

（唱西皮散板）

適才父女把話論，
又恐路旁有人聽。
遠遠望見太原城，
此一去只怕是有死無生！

崇公道：閒人閃開，差使來嘍！（同下）

三堂會審

（王金龍上）

王金龍：（念引）爲訪妓容，親到洪洞。恩情一旦拋，何日得相逢？

（念詩）任憑皇親國戚，　哪怕將相公卿，

王子犯法如庶民，　俱要按律而行。（門子暗上）

本院王金龍。蒙聖恩放我八府巡按，奉命巡查山西。在洪洞下馬，查得舊案之中，有謀死親夫一案，不知蘇三因何牽連在內，因此將人犯提到太原覆審。少時升堂，就先審此案。正是：

一朝身榮耀，　難忘舊恩情。

（二門子上）

二門子：門上哪位聽事？

門　子：何事？

二門子：布、按二位大人求見。

門　子：請少待。——布、按二位大人求見。

王金龍：有請。

門　子：有請。

〔牌子，潘必正、劉秉義同上，二門子下〕

潘必正 劉秉義：大人。

〔入內，施禮，同坐〕

潘必正 劉秉義：大人出京以來，望隆山斗，所到之地，百草皆生，萬民無不瞻仰。

王金龍：豈敢。

潘必正 劉秉義：大人出京路過幾省？

王金龍：路過三省。

潘必正 劉秉義：在何處下馬？

王金龍：洪洞縣下馬。

潘必正
劉秉義：可曾查得民情？

王金龍：也曾查得民情，內有謀死親夫一案，不知連累多少好人在內。

潘必正
劉秉義：有個賢愚而不等。

王金龍：好個賢愚而不等。

潘必正
劉秉義：大人今日升堂，不知先問哪一案？

王金龍：自然先問謀死親夫一案。

潘必正
劉秉義：大人升堂，司裏等儀門伺候。

王金龍：請。

〔牌子，潘必正、劉秉義下〕

王金龍：來，開門！（下）

門　子：開門！（下）

〔吹打，四刀斧手、四衙役、門子上，潘必正、劉秉義、王金龍分上，崇公道暗上〕

王金龍：傳長解！

門　子：傳長解！

崇公道：報，長解告進。——叩見大人，公文呈上。
門　子：聽點：長解一名崇公道。
崇公道：有。
門　子：護解一名崇公道。
崇公道：有。
王金龍：嗯！長解是你，護解又是你，一人擔當二役，分明是一刁棍！
門　子：請劉大人用刑。
劉秉義：來，扯下去打！
崇公道：且慢，小人有下情回稟。
劉秉義：有話朝上回。
崇公道：小人好比大人跨下之駒，揚鞭就走，勒繮卽住。公文之上有小人名字，方敢應聲，無有小人名字，怎敢應聲！望大人諒情。
潘必正 劉秉義：長解回明，其刑可免？
王金龍：免。帶犯婦！

門　子：帶犯婦！
崇公道：是。——犯婦走動！
蘇　三：（內）苦哇！
（上，哭）喂呀……
（唱西皮散板）
來在都察院，舉目往上觀，
兩旁的刀斧手，吓得我膽戰心又寒。——
蘇三此去好有一比，
崇公道：比作何來？
蘇　三：（接唱）魚兒落網有去無還。
崇公道：都天大人必然開脫於你。
蘇　三：（哭頭）啊……崇爹爹呀！
崇公道：犯婦告進。——犯婦當面。
王金龍：那一犯婦，爲何不抬起頭來？

蘇　三：有罪不敢抬頭。

王金龍：恕你無罪。

蘇　三：謝大人。

（蘇三、王金龍對看，王震動，旋卽鎭定）

王金龍：犯婦，你可有訴狀？

蘇　三：有。

王金龍：呈。

蘇　三：這……無。

王金龍：嗯！本院問你可有訴狀，你道有；叫你呈，又說無。分明是一刁婦！

門　子：請劉大人用刑。

劉秉義：來，掌嘴！

蘇　三：哎呀大人哪！犯婦有話未曾回明。

潘必正
劉秉義：有話朝上回。

蘇　三：是。——啓稟都天大人：犯婦之罪，並非自己所爲，乃皮氏用銀錢將犯婦買

成一行死罪。臨行起解之前，監中有人不服，替犯婦寫下申寃大狀；又恐被皮氏搜去，因此藏在行枷之內。望大人開一線之恩，當堂劈桎開枷。哎呀，大人哪！犯婦縱死九泉，也是瞑目的了哇……！

潘必正
劉秉義：犯婦回明，其刑可免？

王金龍：免。——來！

門　子：有。

王金龍：當堂劈桎開枷！

〔崇公道劈枷〕

門　子：三日後領回文。

〔崇公道下〕

王金龍：犯婦，你將狀詞情由，一一訴來。本院開脫於你。

蘇　三：都天大人容稟！

（唱西皮倒板）

玉堂春跪至在都察院。

王金龍：嗯！狀紙上面寫的是蘇三，口稱玉堂春，分明是一刁婦！

門　子：請劉大人用刑。

劉秉義：來，看柪！

蘇　三：（唱『迴龍』）

啊……大人哪！

潘必正
劉秉義：兩廂退下。——面朝外跪。

〔刀斧手、衙役、門子下〕

潘必正：我來問你：玉堂春三字是何人與你起名？

蘇　三：（唱西皮慢板）

玉堂春本是公子他起名。

劉秉義：我來問你：鴇兒買你多大年紀？

蘇　三：（接唱）鴇兒買我七歲正。

潘必正：在院中住了幾載？

蘇　三：（接唱）在院中住了整九春。

劉秉義：我來問你：這初次開懷的是哪一個？

蘇　三：（接唱）十六歲開懷是那王……

潘必正：王甚麽？

蘇　三：（接唱）啊啊啊……

劉秉義：王甚麽啊？

蘇　三：（接唱）王公子啊！

劉秉義：那王公子他是甚等樣人？講！

蘇　三：（接唱）他本是禮部堂上的三舍人。

王金龍：住了！本院問你謀死親夫一案，哪個問你在院中苟且之事？

潘必正：啊大人，謀死親夫一案也要審。

劉秉義：院中苟且之事也要問。

潘必正：有道是樹從根脚起。

劉秉義：水從源處流。

王金龍：如此說來，審得的？

潘必正：審得的。
王金龍：問得的？
劉秉義：問得的。
王金龍：審哪。
潘必正：審哪。
王金龍：問哪。
劉秉義：問哪。
王金龍：啊？
潘必正：啊？
王金龍：啊？
劉秉義：啊？
同　：（笑）哈……講！
潘必正：公子初次進院？
蘇　三：（唱西皮原板）

初見面紋銀三百兩，

吃一杯香茶就動身。

潘必正：低頭！二位大人，那王公子初次進院，用了三百兩銀子，吃杯香茶就走，此公子可算慷慨得緊哪。

王金龍：嗯，倒也大方。

劉秉義：啊，二位大人，說甚麼慷慨，講甚麼大方，分明是他王氏門中不幸，出了這樣敗家之子。

王金龍：敗家之子？

劉秉義：敗家之子。

王金龍：（強笑）嘻……講！

潘必正：公子二次進院？

蘇　三：（接唱）公子二次把院進，

隨帶來三萬六千銀。

潘必正：在你院中住了幾載？

蘇　三：（接唱）在院中未到一年整，
三萬六千銀一旦化了灰塵。
劉秉義：低頭！想那王公子，在你院中未到一年，將三萬六千兩銀子俱已花盡，難道
你們院中喫銀子穿銀子不成？
蘇　三：犯婦有支銷。
王金龍：是呀！她有支銷。
劉秉義：大人，她有支銷，大人怎麼曉得？
王金龍：哦……她供招上面寫的有支銷。
劉秉義：哦，供招上面寫的有支銷？如此就審她的支銷。
潘必正：問她的支銷。
王金龍：審哪。
潘必正：審哪。
王金龍：問哪。
劉秉義：問哪。

王金龍：啊？

劉秉義：啊？

王金龍：啊？

潘必正：啊？

王金龍：（笑）哼……

劉秉義：將支銷報上來！

蘇　三：（接唱）先買金杯和玉盞。

潘必正：用不了許多。

蘇　三：（接唱）又買翠盤與翠瓶。

劉秉義：也用不了許多。

蘇　三：（接唱）南樓北樓公子造，

又造了一座百花亭。

潘必正：王三公子在你院中，花了許多銀錢，那王八鴇兒待他如何？

蘇　三：（接唱）王八鴇兒心太狠，

數九寒天將公子趕出了院門。

王金龍：嗯！想那王公子，在你院中，花了三萬六千銀子，爲何數九寒天將他趕出院去？

蘇　三：並非犯婦所爲，乃是鴇兒之過。

王金龍：好個可惡的鴇兒。

潘必正：狠心的王八。

劉秉義：偏偏就遇見這倒運的公子！

王金龍：啊？

劉秉義：啊？

王金龍：（冷笑）嘿……

同　：講！

蘇　三：（接唱）公子一怒出了院。

劉秉義
潘必正：在何處存身？

蘇　三：（接唱）關王廟內去把身存。

潘必正
劉秉義：你是怎麽知道？
蘇　三：（接唱）賣花的金哥來報信，
　　　　　　手帕包銀探望情人。
劉秉義：你二人見面之後便怎麽樣呢？
蘇　三：（接唱）不顧腌臢懷中抱，
　　　　　　在神案底下敍敍舊情。
潘必正：低頭！二位大人，那蘇三見了王公子，不顧腌臢，摟抱在懷，我把他二人好有
　　　　一比。
王金龍：比作何來？
潘必正：黃檗樹下撫瑶琴。
王金龍：此話怎講？
潘必正：苦中取樂啊。
劉秉義：啊二位大人，我把他二人也好有一比。
王金龍：比作何來？

劉秉義：望鄉台上摘牡丹。
王金龍：此話怎講啊？
劉秉義：至死他還在那裏貪花呀！
王金龍：講！
蘇　三：（接唱）打發公子南京去，
　　在落鳳坡前遇強人。
潘必正：低頭！二位大人，你看王公子回轉南京，不想在落鳳坡前又遇着強人，這公
　　子眞眞的命苦。
王金龍：可算得命薄。
劉秉義：說甚麽命苦命薄，這也是他們花花公子的下場頭啊！
王金龍：哼！講！
蘇　三：（接唱）只落得長街把飯討。
潘必正：二位大人，王公子只落得長街乞討，我倒想起一輩古人來了。
王金龍
劉秉義：哪輩古人？

潘必正：昔日鄭儋之子鄭元和，曾在長街討飯，後來得中頭名狀元，此公子可以比得了。

王金龍：嗯，倒也比得。

劉秉義：哎，二位大人，想那鄭元和乃是前輩的老先生，王公子他是甚等樣人，焉能比得？比不得。

王金龍：哎，將今比古，可以比得。

劉秉義：比不得。

王金龍：比得的！

潘必正：（暗對劉秉義）啊大人，王大人說比得就比得。

劉秉義：怎麽，王大人說比得就比得？好，如此比得，比得，比得！

王金龍
潘必正：講！

蘇　三：（接唱）到晚來在那禮部堂上去巡更。

潘必正：二位大人，想王公子乃是禮部堂三舍人，只落得在禮部堂上巡更守夜，這公子眞眞的可憐。

王金龍：倒也可慘。

劉秉義：說甚麽可憐，道甚麽可慘，分明是在那裏與他王氏門中打嘴現世呢！

蘇　三：（接唱）公子三次進了院，

拐帶銀兩轉回南京。

王金龍：嗯！想那王公子在你院中，花了許多銀兩，爲何反落個『拐帶』二字？

蘇　三：並非公子拐帶，乃是犯婦瞞過鴇兒，私下贈與他的。

王金龍：贈他多少？

蘇　三：黑夜之間，又無有天平戥秤，用手一略，不過三百餘兩。

王金龍：哎呀且住！那日回到旅店之中，用天平一秤，果然是三百餘兩。——哎呀！

我那……

潘必正
劉秉義：啊大人，王法森嚴，容她自己招認！

王金龍：哎呀，本院的舊病復發，有勞二位大人代審了吧。

潘必正
劉秉義：當得效勞。

〔門子上，移座向前，下〕

潘必正
劉秉義：啊蘇三，你可按照狀紙上面的言詞，從實招來，也好開脫你的死罪。

劉秉義：如若不然，你來看，王大人的舊病又發作了！

蘇　三：二位大人容稟哪！（哭）

（唱西皮二六）

自從公子回原郡，

我在北樓裝病形。

公子立志不另娶，

玉堂春至死不嫁人。

潘必正
劉秉義：既是至死不嫁，爲何又嫁了那沈燕林呢？

蘇　三：大人哪！

（唱西皮流水）

那一日梳妝來照鏡，

樓下來了沈燕林，

他在樓下誇豪富，

勝比公子強十分。
我在北樓高聲罵，
只罵得燕林臉含嗔，
羞愧難當回店去，
主僕二人又把巧計生。

潘必正
劉秉義：他們生出甚麽巧計？莫非依仗銀錢買你不成？

蘇　三：（點頭）

潘必正：身價銀子多少？

蘇　三：（接唱）作媒的銀子三百兩，
王八鴇兒一斗金。
鴇兒貪財將我賣，
將我賣與了沈燕林。
假說公子得了中，
得中黃榜第一名，

我爲他關王廟內把香進，
這才一馬就到洪洞。
潘必正
劉秉義：在洪洞住了幾載？
蘇　三：（接唱）在洪洞住了一年正，
皮氏賤人起毒心，
一碗藥麵付我手，
我回手付與沈燕林，
燕林不解其中意，
他吃了一口哼一聲，
昏昏沉沉倒在地，
七孔流血他就命歸陰。
潘必正
劉秉義：人命關天，皮氏就罷了不成？
蘇　三：（接唱）皮氏一見冲冲怒，
她道我謀死親夫君，

高叫鄉約和地保，
拉拉扯扯就到了公庭。
潘必正
劉秉義：頭堂官司審得如何？
蘇　三：（接唱）頭堂官司問得好。
潘必正：這二堂呢？
蘇　三：（接唱）二堂官司就變了心。
劉秉義：想是王知縣受了賄了麽？
蘇　三：（接唱）王知縣受贓銀一千兩。
潘必正：閤衙呢？
蘇　三：（接唱）閤衙分散八百銀。
劉秉義：上得堂去又是怎樣審問？
蘇　三：（接唱）上得堂去先打我四十板。
潘必正
劉秉義：不該招認。
蘇　三：（接唱）皮鞭打斷了無數根。

潘必正 劉秉義：也不該招認。

蘇　三：（接唱）犯婦本當不招認，
　　　　無情的桚子我難受刑。

潘必正 劉秉義：這也難怪了。你在監中住了多久？

蘇　三：（接唱）在監中住了一年整。

潘必正 劉秉義：可有人來探望於你？

蘇　三：（接唱）並無有一人來探望我的身。

潘必正 劉秉義：那王八鴇兒呢？

蘇　三：（接唱）他不來看。

潘必正 劉秉義：你那知心的人兒呢？

蘇　三：（接唱）犯婦哪有知心的人！

潘必正 劉秉義：那王公子可曾探望於你？

蘇　三：（接唱）王公子他一家多和順，
　　　　他與我露水的夫妻有的甚麼情？

劉秉義：眼前若有王公子，你可認識他？

蘇　三：（接唱）慢說是認得王公子，

蒙紗蓋臉我也認得清。

劉秉義：話雖如此，他如今頂冠束帶，不來認你，也是枉然。

蘇　三：大人哪！

（唱西皮搖板）

眼前若有公子在，

縱死黃泉也甘心。

劉秉義：啊大人，此案審不得了。

潘必正：怎麽？

劉秉義：審來審去，連這位王大人也審在其中了。

潘必正：依大人之見？

劉秉義：你我暫且告退，看他是怎樣地落案。

潘必正
劉秉義：司裏等告退。

〔潘必正、劉秉義相對暗笑，下〕

王金龍：蘇三哪，蘇三！

〔四衙役暗上〕

王金龍：（唱西皮搖板）

蘇三堂下把話論，
句句說的是眞情，
本當下位來相認。

衆衙役：哦……

王金龍：（接唱）王法條條不徇情，
左思右想心不定……
有了！
此案交與劉大人。
來，拿我名帖，請劉大人過衙一敍。

〔門子應下〕

王金龍：蘇三，你暫且出院，本院開脫你的死罪就是。

蘇　三：謝大人！（起立，撫膝）

（唱西皮二六）

這堂官司未動刑，
玉堂春這裏（我就）放了寬心。
下得堂來回頭看……

（接唱快板）

這大人好似王金龍，
是公子就該將我認。

衆衙役：哦……

蘇　三：（接唱）王法條條不徇情，
上前去說幾句知心話，
看他知情不知情！

（接唱搖板）

玉堂春好比花中蕊……

王金龍：啊啊……那王公子呢？

蘇　三：大人哪！

（接唱西皮快板）

王公子好比採花蜂，

想當初花開多茂盛，

他好比那蜜蜂兒飛來飛去採花心。

如今不見公子面，

我那三……郎啊！

（接唱搖板）

花謝時怎不見蜜蜂兒行！

王金龍：你……你且出院去吧！

蘇　三：是。

（唱西皮搖板）

悲悲切切出察院，

我看他把我怎樣施行。

〔蘇三下，劉秉義上〕

劉秉義：參見大人。

王金龍：蘇三一案，撥在大人台前審問，必須辨明寃枉才是。

劉秉義：司裏當按律而斷。

王金龍：但憑大人。（將狀紙遞交劉秉義）

劉秉義：司裏告退。（下）

王金龍：轉堂！㊀

〔四衙役下〕

適才審問蘇三，甚是傷感。想我二人情深義重，她如今遭此不白寃枉，我縱然罷職丟官，也要開脫於她，以圖破鏡重圓。方才公堂之上，不便明言，我不免今晚改換衣巾，去至監中與她相會便了。（下）

㊀ 如單演『會審』時，則王金龍在劉秉義念『司裏告退』之後，即接念『掩門』，與四衙役同下。

監會團圓

第一場

〔四衙役、門子、劉秉義上〕

劉秉義：喚禁婆。

門　子：禁婆。

〔禁婆上〕

禁　婆：叩見大人。

劉秉義：罷了。

禁　婆：大人呼喚，有何吩咐？

劉秉義：今晚若有人前來探望蘇三，只管容他相見。

禁　婆：是。

劉秉義：你還要與他多要銀錢。

禁　婆：這，小人不敢。

劉秉義：有本司與你擔待。

禁　婆：我這兒謝謝您啦。

劉秉義：待我閃躲一旁。

〔四衙役、門子、劉秉義同下〕

〔王金龍上〕

王金龍：（唱二黃散板）

喬裝改扮誰能認，

來到監門步緊行。

開門來！

禁　婆：是坐監的嗎？

王金龍：探監的。

禁　婆：探望誰？

王金龍：探望三姐。

禁　婆：三姐？這兒沒有三姐。

王金龍：哦，蘇三，蘇三。

禁　婆：蘇三哪，拿來。

王金龍：甚麽？

禁　婆：銀子。

王金龍：好好好，銀子在此。

禁　婆：喝，好大方啊。——進來，進來。

王金龍：（進門）蘇三今在何處？

禁　婆：別忙，你等着我叫她去呀。

王金龍：好好好，快着些。

禁　婆：蘇三走動啊！

〔蘇三上〕

蘇　三：（唱二黃散板）

又聽得禁媽媽一聲呼喚，
我只得向前去細問根源。
媽媽何事？

禁　婆：有人探望你來了。

蘇　三：現在哪裏？

禁　婆：那不是嗎？

王金龍：三姐在哪裏？三姐在……

蘇　三：你、你、你是三郎麽？

王金龍：三姐！

蘇　三：（同時）三郎！公子！三郎啊！

王金龍　三姐！我妻！三姐啊！

蘇　三：（唱二黃倒板）
見三郎不由我悲喜不盡！

禁　婆：（故意咳嗽）哽！

王金龍：（付銀子）禁媽！

禁　婆：有甚麽體己話兒快點說，可別嚷。

〔禁婆下〕

蘇　三　三郎啊！

王金龍：（同）三姐啊！

蘇　三：（唱『迴龍』）

夢不想在監中又會情人。

（接唱原板）

爲公子矢貞堅苦難受盡，

到如今遭陷害監禁獄門。

你做了皇家的官高極品，

法堂上作威風，不認我身，裝路人，你好狠心！（行弦）

王金龍：啊三姐，公堂之上王法森嚴，怎好相認。三姐莫要見怪，喏喏喏，我這廂賠禮……

蘇　三：（不理）

王金龍：啊三姐，在公堂之上，是我不好，你看我，下堂之後，立時前來探望於你。啊三姐莫再生氣，我這廂……

蘇　三：三郎啊！

（接唱）這也是玉堂春命遭不幸。

（接唱散板）

今日裏見一面死也甘心。

王金龍：三姐！

（唱散板）

勸三姐莫傷心保重要緊，

我定要想良策救你得生。

蘇　三：在公堂之上，果然是三郎你呀。

王金龍：正是下官。

蘇　三：你身爲按院，待我謝天謝地。

王金龍：當謝天地。

蘇　三：啊三郎，此處你是不該來的。

王金龍：怎麽不該來呀？

蘇　三：你身爲按院，私自前來探監，倘若被人知曉，如何是好？

王金龍：爲了三姐，就是罷職丟官，又待何妨！

蘇　三：唉，我乃是苦命之人，再若連累三郎你，於心何安啊！

王金龍：三姐呀！

（唱散板）

縱然是受牽連也無怨恨，
王金龍決不負舊日之盟。

〔禁婆上〕

禁　婆：劉大人查監來了。

蘇　三：這便如何是好？

王金龍：三姐不必驚慌，你且退下，待我假裝瘋癲，混出監去。

蘇　三：你要仔細了！

〔蘇三下〕

王金龍：媽媽，可有筆硯哪？

禁　婆：有。

王金龍：借來一用。——待我塗黑面目。㊀

（唱散板）

大搖大擺出監門。

〔『掃頭』，禁婆開門，王金龍出門，禁婆下〕

〔劉秉義率門子、四衙役上〕

劉秉義：啊，是哪個？

王金龍：哽！（匆忙逃下）

劉秉義：哈哈哈！果然不出我所料！王金龍身爲八府巡按，竟然私自前來探監，不免將此事說與潘大人知道，參他一本，管叫他這頂烏紗斷送我手。——來，打道潘府。（圓場）向前通稟！

劉門子：門上有人麽？
潘門子：（上）什麽人？
劉門子：劉大人到。
潘門子：待我通稟。——有請大人。
〔潘必正上〕
潘必正：何事？
潘門子：劉大人到。
潘必正：有請。——啊大人。請坐。大人黑夜到此，爲了何事？
劉秉義：適才按院王大人私自進監探望蘇三，小弟本當將他拿下，只因他乃欽命官員，多有不便。因此前來，與年兄商議，參他一本。
潘必正：嗳，使不得！君子成人之美，何必如此？
劉秉義：依年兄之見呢？
潘必正：蘇三罪本寃枉，依我看來，不如順水推舟，成全他們，豈不是好！
劉秉義：怎麽？成全的爲是。

潘必正：成全的爲是。

劉秉義：哈哈哈！多謝年兄指教。——門子過來！命你回衙傳話，速差人役去往洪洞縣將一干人犯帶齊，不得有誤！

劉門子：是。（下）

潘必正：後面備酒，與大人同飲。正是：

蘇三身遭不白寃，

劉秉義：累得按院去探監。

潘必正：順水人情樂得做，

劉秉義：管教破鏡又重圓。

潘必正
劉秉義：（同笑）哈哈哈！

〔同下〕

第二場

〔王金龍上〕

王金龍：（唱西皮搖板）

那一日與三姐監中相見，

偏遇着劉秉義有意爲難，

須防他暗地裏另有計算，

這件事倒叫我心內不安。

門　子：（上）潘大人到。

王金龍：有請。

（潘必正上）

潘必正：大人。

王金龍：蘇三一案，已撥交劉大人審問，大人可知那劉大人意欲怎樣發落？

潘必正：司裏正爲此事而來，劉大人已將一干人犯傳到，案情俱已審明了。

王金龍：哦，但不知怎樣落案？

潘必正：王知縣聽候參處；皮氏、趙昂定罪收監；惟有那蘇三……

王金龍：怎麼樣啊？

潘必正：劉大人言道，她的寃枉已明，請大人發落。
王金龍：如此看來，劉大人公正得很哪！
潘必正：自然是秉公而斷。
內　：劉大人到。
王金龍：有請。

〔劉秉義上〕

劉秉義：大人。
王金龍：大人昭雪寃獄，明察秋毫，令人欽佩。
劉秉義：大人誇獎了。如今蘇三寃枉已明，請大人親自發落。
王金龍：還是大人一發代勞了吧。
劉秉義：如此大人請至後面。

〔王金龍、潘必正下〕

劉秉義：來，升堂。

〔四衙役分上〕

劉秉義：帶蘇三。

〔蘇三上〕

蘇　三：（念）如今災難滿，撥雲見青天。

參見大人！

劉秉義：蘇三，皮氏、趙昂已然畫供招認，如今你的寃枉已明，當堂賜你插花披紅，暫到白衣庵居住，下堂去吧！

蘇　三：謝大人！

（唱流水）

想起當年落娼院，
幸遇三郎訂姻緣。
不料想洪洞身遭難，
這場的寃屈有口難言。
如今蒼天睜開眼，
仇報仇來寃報寃。

滿面春風下堂轉，（回望）

呀！

不見三郎爲哪般？

猶疑不定出察院，

只得暫住白衣庵。（下）

劉秉義：轉堂。

〔四衙役下〕

劉秉義：有請大人！

〔王金龍、潘必正上〕

王金龍：大人辛苦了。

劉秉義：豈敢，司裏已將蘇三發落了。

王金龍：大人怎樣發落的？

劉秉義：插花披紅，暫住白衣庵，下堂去了。

王金龍：如此甚好。（低頭不語）

潘必正
劉秉義：（相互會意，乘機同進言）啊大人，蘇三無依無靠，大人就該將她收留才是。

王金龍：我乃朝廷命官，只怕使不得？

潘必正
劉秉義：（同）我二人願爲媒證。

王金龍：如此全仗玉成。

潘必正
劉秉義：（同）理當效勞。司裏等暫且告退，少時再與大人賀喜。

王金龍：請。

潘必正
劉秉義
王金龍：（同笑）哈哈哈！

〔分下〕

第三場

〔牌子，二丫環持燈引王金龍、蘇三上，進門，丫環下，王金龍關門〕

〔潘必正、劉秉義上，在門外竊聽〕

蘇　三：啊三郎，你我在關王廟一別，不想也有今日。

王金龍：是呀。哦，提起那關王廟之事，倒叫我好笑。

蘇　三：却是爲何？
王金龍：想當初在關王廟，你見了那周倉的神像，就吓得那樣哦嘚嘚嘚……
蘇　三：嗯，周倉老爺那様威嚴，誰人不怕？不但周倉老爺，我怕的人兒還多呢！
王金龍：還怕哪個？
蘇　三：那日在公堂之上，那位都天大人，坐在上面，昂然不動，把那驚堂木兒一拍，說道：『哦——嘟！』哎呀呀，倒吓了我一身的冷汗呢！
王金龍：嗳，有道是官身不自由。公堂之上，喏，我怎能失了這按院的官體呀！
蘇　三：是啊！我看你在監中逃走之時，你那官體，却也着實地不小啊。
王金龍：哎呀呀，你看，這都是那劉大人……
潘必正 劉秉義：（同）開門來，開門來！
王金龍：外面何人叫門？
劉秉義：是司裏。
潘必正：劉大人他又巡查來了！
王金龍：哎呀！今日恕不奉陪，我又要裝瘋逃走了。哈哈哈！

〔王金龍、蘇三相偕下〕

潘必正
劉秉義：（同笑）哈哈哈！

〔同下〕

——劇終——

---

❶ 王金龍裝瘋出監，很有諷喻意味；但在表演時，勢必帶面具，如果過於誇張，難免破壞王金龍形象，排演時應請注意此點。

兩將軍

前記

『兩將軍』是『三國演義』中的一節故事。馬超奉張魯之命，攻打劉備所轄的葭萌關。馬超是個勇悍絕倫的武將，諸葛亮用激將法派張飛去抵敵。張、馬二人在葭萌關前力戰，日以繼夜，不分勝負。在敵樓上觀戰的劉備，見馬超武藝超羣，頓生愛將之念。想到『二虎相爭，必有一傷』，乃下城解圍。馬超表面上雖不理睬，但實已衷心讚佩劉備，懷着歸順之心了。

此劇係根據中國京劇團演員李少春的演出本由本院編輯處邱炘整理。個別詞句，略有修删，均徵得李少春的同意。

兩將軍

第一場

〔魏延、任奎、吳蘭、雷同分上。起霸。「點絳唇」〕

魏　延：魏延。

任　奎：任奎。

吳　蘭：吳蘭。

雷　同：雷同。

魏　延：衆位將軍請了。

衆　將：請了。

魏　延：軍師升帳，你我兩廂伺候。

衆　將：請。

〔四兵士、諸葛亮上〕

諸葛亮：（念引）統領雄兵，扶漢室，鼎足三分。

衆　將：參見軍師。

諸葛亮：站立兩廂。

衆　將：啊。

諸葛亮：（念詩）高臥南陽歲月深，爲酬知遇出山林；
　　隆中料就三分勢，底定西川拒曹兵。
山人諸葛亮。昨日擒了張任，取得雒城。聞得張魯有意發兵，相助劉璋，也曾命探馬前去打探，未見回報。

〔報子上〕

報　子：啓稟軍師，東川張魯派馬超攻打葭萌關甚緊！

諸葛亮：再探。

報　子：啊。（下）

魏　延：軍師，既是馬超攻打葭萌關，軍師就該遣將去救的才是。

諸葛亮：這——那馬超英勇非常，待山人籌思再遣。退帳。（下）

張　飛：（內）三軍的，回營哪！

〔八兵士、張飛上〕

衆　將：三將軍回來了。

張　飛：回來了。

魏　延：連夜出差辛苦了。

張　飛：好說，好說。

魏　延：主公面前，交過差否？

張　飛：俺大哥面前，交過差了。衆位將軍，這幾日有甚麽軍情無有？

魏　延：今有東川張魯，派馬超爲將，攻打葭萌關來了。

張　飛：軍師就該遣將去救。

魏　延：軍師言道，籌思再遣。

張　飛：他籌思的是哪一個呢？哦哦是了，想是等俺老張回來，你道是也不是？

魏　延：想是有的。

張　飛：你我再請軍師。

張　飛
魏　延：有請軍師。

〔諸葛亮上〕

諸葛亮：衆位將軍何事？

張　飛：參見軍師。

諸葛亮：三將軍回來了。

張　飛：回來了。

諸葛亮：連夜出差辛苦了。

張　飛：好說，好說。

諸葛亮：主公面前，可曾交過差否？

張　飛：俺大哥面前，交過差了。

諸葛亮：交過便好。

張　飛：咦！他怎麼不提葭萌關之事呢？待俺問過。——軍師，這幾日有什麼軍情無有？

諸葛亮：今有東川張魯，派馬超攻打葭萌關來了。

張　飛：軍師就該遣將去救。

諸葛亮：黃忠、趙雲出差未歸，你二兄長一時不能來到；待山人籌思再遣。

張　飛：咦！他把俺就忘懷了！——軍師，咱老張可能擔此重任？

諸葛亮：三將軍，你麼？（笑）哈哈哈……

張　飛：吼吼吼！咱老張可能擔此重任？

諸葛亮：三將軍，你麼？……（笑）哈哈哈……

張　飛：吼吼吼！軍師，咱老張可能擔此重任哪？

諸葛亮：將軍哪！

（唱西皮搖板）

馬超本是英雄將，

怕你此去有損傷。

張　飛：啊！

（接唱）聞言怒髮三千丈，

軍師小看咱老張。

軍師！咱老張出師以來，虎牢關三戰呂布，當陽橋喝退曹兵。那馬超他不過是一個人兒，他就是天上的蛟龍，俺也要打，打落他的甲；丈八槍，挑斷他的筋！你爲何長他人銳氣，滅咱老張的威風！是何道理？

諸葛亮：三將軍旣要討令，待我先遣一將。——魏延聽令。

魏　延：在。

諸葛亮：命你攻打頭陣！

魏　延：得令。（下）

諸葛亮：三將軍聽令。

張　飛：在。

諸葛亮：命你帶領本部人馬，大戰馬超，不得有誤！

張　飛：吼吼吼，得令！——馬來，馬來！

〔八兵士、張飛下。報子上〕

報　子：主公到。

諸葛亮：有請。

〔報子下。四兵士、劉備上〕

劉　備：先生。

諸葛亮：主公。

劉　備：這幾日可有軍情無有？

諸葛亮：今有東川張魯，派馬超攻打葭萌關來了。

劉　備：先生命何人應敵去了？

諸葛亮：三將軍應敵去了。

劉　備：想那馬超英勇無敵，恐我三弟不是他的對手。

諸葛亮：山人三思後而行之，定無差錯。

劉　備：先生啊！

（唱搖板）

馬超本是英雄將，

唯恐三弟有損傷。

人來帶馬忙趕上，
追趕三弟回營房。

〔四兵士、劉備下〕

諸葛亮：（唱搖板）
吩咐三軍忙退帳，
且聽好音報端詳。

〔衆同下〕

第二場

〔四兵士、楊柏上〕

楊　柏：俺，楊柏。隨定馬超攻打葭萌關；待俺出馬，搶他個頭功。——衆將官，殺！

〔四兵士、魏延上〕

魏　延：來將通名！

楊　柏：大將楊柏！

魏　延：看刀！

〔起打。楊柏敗下，魏延追下〕

第三場

〔四兵士、馬岱過場〕

第四場

〔楊柏、魏延上，起打，楊柏敗下。馬岱挑上，將魏延打下。馬岱追下〕

第五場

〔八兵士過場下。張飛上，趟馬下〕

第六場

〔魏延、馬岱上，起打，魏延敗下。張飛挑上，將馬岱打下。張飛追下〕

〔四兵士、劉備過場下〕

〔馬岱上，張飛追上〕

張　飛：呔，留個名兒再走！

馬　岱：西涼馬岱。

張　飛：咦！我當是馬超，原來是馬岱。——馬岱！我今放你回去。對你兄長言講，就說燕人張翼德在此等候，叫他拿命來！

馬　岱：一派胡言，看槍！

〔起打，馬岱敗下〕

張　飛：跑了。

〔四兵士、劉備上〕

劉　備：三弟你要往哪裏去？

張　飛：小弟要去大戰馬超！

劉　備：想那馬超英勇，三弟不可輕視於他。

張　飛：啊大哥，你怎麽也聽信那諸葛亮之言，長那馬超的威風，想小弟呵……

（唱西皮搖板）

當陽曾退兵百萬，

哪怕虎穴與龍潭。

劉　備：（接唱）今日暫且歇一晚，

明日再戰也不難。

張　飛：怎麼？明日再戰，叫那馬超多活上一夜？

劉　備：叫他多活一夜。

張　飛：大哥！

（唱搖板）

弟遵兄命且罷戰。

劉　備：（接唱）緊守城池莫出關。

張　飛：嘿！

〔同下〕

第七場

〔八兵士、馬超上〕

馬　超：（唱西皮搖板）

萬馬營中無人敵，
大將陣前血染衣。
將身且坐寶帳裏，
且聽探馬報端的。

〔四兵士、馬岱、楊柏上〕

馬　岱：參見兄長。

楊　柏：參見元帥。

馬　超：罷了。你二人爲何這等模樣？

馬　岱：小弟奉命巡營瞭哨，觀見楊柏被魏延殺得大敗，若不是小弟將他救回，險遭不測。

馬　超：楊柏！你私自出兵，是何道理？

楊　柏：啊，元帥，末將此番出兵，若是打了勝仗，這個功勞，豈不是元帥你的嗎？

馬　超：你待怎講？

楊　柏：元帥之功！

馬　超：大膽！

（唱西皮散板）

藐視軍令太無理，

擅自出馬誤軍機。

傳下將令取首級！

馬　岱：且慢，斬了此人，只恐張使君多疑。

馬　超：哦！來呀！

（接唱）四十棍管叫爾皮開肉飛。

打！

〔二兵士、楊柏下。內喊打聲，二兵士、楊柏再上〕

楊　柏：（唱西皮散板）
低頭不語進帳裏，
多謝元帥留首級。
馬　超：（接唱）今日暫且饒恕你，
無令不許把帳離。
楊　柏：（接唱）四十大板他出了氣，
只得暫且把頭低！（下）
馬　超：賢弟，你旣然戰敗魏延，爲何狼狽而回？
馬　岱：小弟戰敗魏延，忽然閃出一將，單叫兄長出馬。
馬　超：可曾問過那人姓名？
馬　岱：此人名叫張飛。
馬　超：哦！張飛！
馬　岱：正是。
馬　超：久聞此將，勇冠三軍，今日倒要會他一會。馬岱聽令！

馬　岱：在。

馬　超：緊守大營，不得有誤！

馬　岱：得令。（下）

馬　超：衆將官，葭萌關去者！——（圓場）前道爲何不行？

衆兵士：來到葭萌關。

馬　超：人馬列開！——來此已是葭萌關！葭萌關！衆將官！爾等高聲吶喊，單叫張飛出馬！（三笑）哈哈，哈哈，啊哈哈哈。

〔衆兵士、馬超同下〕

第八場

〔張飛上〕

內　喊：張飛出馬！

張　飛：三軍的，馬來，馬來！

〔四兵士、劉備上〕

劉　備：三弟要往哪裏去？

張　飛：小弟要大戰馬超！

劉　備：三弟執意要去，且隨愚兄到敵樓一觀。

張　飛：就依大哥。

劉　備：帶馬伺候！

（唱西皮搖板）

敵樓之上觀動靜，

且看馬超發來兵。

馬　超：（內唱西皮倒板）

萬馬軍中旌旗展，

〔八兵士、馬超上〕

馬　超：（唱快板）

催馬來到城下邊，

三軍與爺齊吶喊，

單叫張飛快出關。

張　飛：大哥這就是馬超。

馬　超：（接唱）爾是好漢來交戰，

你貪生！

張　飛：吼！

馬　超：怕死！

張　飛：𠺝！

馬　超：（接唱）就不要出關。

張　飛：吼吼吼，哇呀呀！三軍的，開關，開關！

劉　備：三弟使不得。

張　飛：𠺝！

〔下城，出城〕

馬　超：來將通名！

張　飛：漢將張飛！

馬　超：看槍！

張　飛：來將通名！

馬　超：西涼馬超！

張　飛：看槍！（三笑）哈哈，哈哈，啊哈哈哈！

馬　超：張飛！爲何發笑？

張　飛：馬超！我當你三頭六臂，八臂哪吒，今日一見，嘿嘿！你也是個人兒。

馬　超：一派胡言，放馬過來！

張　飛：看槍！

〔衆兵士分下。張飛、馬超起打，雙下〕

劉　備：好一場斷殺也！

（唱西皮散板）

只殺得紅日把光隱，

只殺得遍地起灰塵，

只殺得馬走如雷震，

越殺越勇越精神。

張飛：（內唱西皮倒板）

今日要擒西涼漢。

〔衆兵士、張飛、馬超上〕

馬超：（接唱散板）

一來一往各爭先。

張飛：（接唱）丈八蛇矛分心刺。

馬超：（接唱）銀槍一抖刺胸前。

張飛：馬超！

（接唱）我不擒你不回轉！

馬超：張飛！

（接唱）我不擒你不回還！

張飛：啊！

馬超：（接唱）叫三軍！

衆兵士：啊！

馬　超：（接唱）與爺齊吶喊！

張　飛：大哥！

（接唱）擒不住馬超你莫開關！

〔起打〕

張　飛：馬超，敢是怯戰？

馬　超：兩家鳴金收兵，明日再戰，何爲怯戰！

張　飛：我不擒你，誓不上關！

馬　超：放馬過來！

〔起打〕

馬　超：且慢哪！

張　飛：馬超！敢是怕了你三爹爹不成？

馬　超：焉能懼你！看，天色已晚，你我掌起燈籠火把夜戰，張飛！你敢是不敢？

張　飛：好哇！你三爹爹出師以來，最喜的是夜戰！

馬超
張飛：你我各傳將令，衆將官三軍的！掌起燈籠火把，夜戰張飛馬超！

衆兵士：啊！

（衆兵士分下。張飛、馬超雙下）

劉　備：眞乃兩員虎將也！

（唱西皮原板）

站在敵樓來觀瞧，
二將戰場比英豪；
三弟好比南山豹，
馬超好比浪裏蛟。
俺對蒼天來祝告，
相助劉備收馬超。

（走燈。羣打。張飛、馬超上，起打，雙下）

劉　備：且住！二虎相爭，必有一傷；待俺親自出城，先與他二人解圍。再與軍師計議說降馬超便了。

〔劉備下。張飛、馬超上，起打〕

〔雙方兵士，劉備上；將張、馬衝開。劉備勸張飛。張及兵士下〕

劉　備：馬將軍，備三弟莽撞，備這廂陪禮了。

馬　超：（不理）……

劉　備：馬將軍，你二人戰了一日一夜，身體疲乏，請回營歇息去吧。

馬　超：（不理）……

劉　備：馬將軍，今日天色已晚，暫且收兵，明日再戰，也還不遲，備要少陪了。請了，請了！——噯，一員好將也！

〔劉備向馬超表示愛喜之意，不住回顧。進城下〕

馬　超：（向城內兩望，表示敬佩劉備，帶有心折之意）帶馬回營！

八兵士：啊！

〔衆同下〕

——劇　終——

眞假李逵

前記

『眞假李逵』（原名『鬧江州』）是根據『水滸傳』改編的一個傳統劇本。描寫沂州李鬼，假冒梁山英雄李逵的名號，在松林中搶劫，恰好和回沂州探望老母的李逵爭鬥起來。李逵板斧厲害，將李鬼打倒，李鬼告饒，李逵得悉李鬼的性情與己略同，又是爲了奉養老母而行劫的，乃有惺惺相惜之意，遂贈予銀兩，並約他上梁山泊去。李鬼愧喜交加，兩人訂約而別。

原本基本上是把李鬼當作好人來處理的。但在開場時把李鬼寫得相當無賴，以後的轉變就似乎有些勉強。整理時將『上場詩』至『撲燈蛾』這一節略加改動，着重描寫李鬼的豪爽直率。另外終場時李鬼所唱的『流水』，也在原來基礎上加以改寫。原本這一節除敍事以外，只大略表現了一下李鬼的羞愧心情，對於描寫已決定要上梁山的李鬼而說，這是不夠的。改本在這裏描寫了李鬼的感激與喜悅之情，這對於襯托李逵的英雄氣概也是有幫助的。此外，在本劇的文字上和若干較小的情節上也略有修潤。

這個本子的整理工作，是中國京劇團演員王玉讓、蘇維明與本院編輯處吳少岳共同進行的。在整理過程中並經郝壽臣先生提供許多意見，定稿後也取得了郝先生的同意。

眞假李逵

第一場

〔李鬼上〕

李　鬼：（念引）愛習拳棒，掄板斧，武藝高強。

（念詩）豪傑生來秉性剛，　愛習拳棒與刀槍。

家貧老母難奉養，　只得松林稱大王。

咱，黑面熊李鬼。乃沂州人氏。自幼愛習拳棒，練就一對板斧。是咱性好賭博，無有銀錢侍奉老母，只好去至松林擄搶。俺想二年前大鬧江州的黑旋風李逵，與俺面貌相似，兵刃相符，因此就冒充了他的名姓。看紅日已落西山，不免松林走走。——老娘！

李　母：（內）做甚麽？

李　鬼：好好看守門戶，孩兒去去就來。

李　母：（內）兒要早去早回。

李　鬼：知道了。（出門）呀！出得門來，好清爽人也！

（念『撲燈蛾』）

性魯莽，好蠻幹，

誰人不知黑大漢。

喫了酒，愛賭錢，

闖了禍，誰敢攔；

有了錢，花他個乾，

過了今天，哪個管明天！

奉老母，無銀錢，

怎忍教她受飢寒。

腰掖着板斧松林轉，

有人問咱名和姓哪——

黑旋風李逵就是咱。

來此已是松林，待我裏面藏躲。

〔李鬼下。李逵上〕

李　逵：（唱西皮搖板）

離了梁山把路奔，

歸家探望老娘親。

甩開大步往前進，

李　鬼：（內）呔！好漢爺爺在此！

李　逵：呀！

（接唱）松林裏面有歹人。

且住，松林裏面有了歹人，待我聽他講些甚麽？

李　鬼：（內）呔！留下買路金銀，放你過去。

李　逵：嘿。這小子打劫黑爺爺來了，待我脫下衣裳，跟他嘎哩嘎哩。（脫衣）——

呔！松林毛賊，快出來會咱一會。

李鬼：（上）咱，來了哇！

李逵
李鬼：（會面一驚。同）哎呀！一個長相。（同看板斧）

李鬼：呔！留下買路金銀，放你過去！

李逵：要俺的金銀却也不難，通上你的名來！

李鬼：提起咱的威名，嚇破你的心膽！

李逵：我也犯不上那麽膽小，說你的吧！

李鬼：你且聽道：咱就是二年前大鬧江州，

李逵：喳！

李鬼：後投梁山，

李逵：喳！

李鬼：與宋江、戴宗結拜，

李逵：喳！

李鬼：黑旋風李逵就是咱。

李逵：喳喳喳，哇呀呀！嘿！都有假的，連俺李逵也會出來假的啦！

李　鬼：呔！咱已道出姓名，還不將金銀獻上！

李　逵：要我的金銀却也不難，勝得俺手中板斧，金銀與你。

李　鬼：聽你這話，敢要與我分個上下？

李　逵：嘜，要論個高低。

李　鬼：招傢伙吧！

〔對斧起打，雙收下〕

第二場

〔李逵上〕

李　逵：且住，黑漢倒有幾分厲害，待我用反板斧傷他！

李　鬼：（追上）哪裏走！

李　逵：（打倒李鬼）看斧！

李　鬼：嘜喲，好漢饒命！

李　逵：起來！

李鬼：謝謝好漢。——（自語）栽這麼個跟頭！

李逵：我來問你，你到底叫甚麼名字？

李鬼：我叫黑面熊李鬼。李逵是冒充，我是個假的。

李逵：我早知道你是個假的。

李鬼：慚愧！請問好漢尊姓大名？

李逵：提起俺的名姓，也嚇破你的心膽！

李鬼：您還我一個『蹦子』。

李逵：你且聽道！

李鬼：請講。

李逵：咱就是二年前大鬧江州，

李鬼：喳！

李逵：後投梁山，

李鬼：喳！

李逵：與宋江、戴宗結拜，

李鬼：喳！

李逵：眞眞的黑旋風李逵就是咱啊。

李鬼：喳喳喳！哇呀呀！嗳喲，原來是李二哥……

李逵：咱們哪兒論的？

李鬼：哎呀，我眞是千不該，萬不該，不該劫奪二哥來。我這兒給您賠不是！

李逵：起來。我來問你，爲何假冒我名，在此擄搶？

李鬼：二哥有所不知，只因小弟生性魯莽，愛喫酒，好耍錢……

李逵：怎麼着，你愛喫酒，好耍錢？跟哥哥我，犯一路的毛病。

李鬼：哎喲，二哥你也好耍？

李逵：我也好耍。

李鬼：咱們哥兒倆眞是『吃西瓜喝涼水』犯一樣的病啦。

李逵：可不是嗎，後來怎樣？

李鬼：無有銀錢，奉養老母。

李逵：（自語）他也有一個娘。

李　鬼：因而來在這松林擄搶，冒充二哥的名姓，沒想到今天就遇着您了。我這才叫聖人門前賣三字經，先打我個沒趣兒。我也沒臉活着了，二哥您拿斧子把我殺了吧！

李　逵：慢來慢來，要殺方才就把你殺了。

李　鬼：（羞）嘿！

李　逵：我來問你，既有這身本領，是條英雄好漢，何不投奔梁山？

李　鬼：有意投奔梁山，只是無有引薦之人。

李　逵：愚兄願做引薦之人。

李　鬼：二哥與我作個引薦，咱們就走。

李　逵：慢來，等愚兄回家探母回來之時，再與你奔往梁山。

李　鬼：怎麽着，您家裏也有老娘嗎？見了老太太，替我捎個好兒去。

李　逵：那個自然。

李　鬼：哪裏相會？

李　逵：這……三日後望江樓相會。

李鬼：記下了。

李逵：來來來，（取衣斧）我這裏有散碎銀兩，拿回家去，奉養老母。

李鬼：啊，慢來慢來，二哥的銀錢，小弟不敢收。

李逵：莫非嫌輕？

李鬼：如此愧領了。

李逵：你我弟兄分別了吧！

李鬼
李逵：正是：

李逵：我今贈銀莫嫌輕，　拿回家中奉娘親。

李鬼：多謝二哥贈我銀，　從今以後學好人。

李逵：只要你眞心來孝母，　你母我娘俱不分。

李鬼：今日松林得相會，二哥，我是假的你是眞。

李逵：取笑了。

李逵
李鬼：（同笑）啊哈哈哈，請！

李鬼：二哥請轉。

李逵：做甚麼？

李鬼：你我弟兄在哪裏相會？

李逵：方才言過：三日之後，沂州西門外，望江樓相會，記下了！

李鬼：記下了！

李逵 李鬼：請！

〔李逵下〕

李鬼：好一個俠義的英雄，將俺打倒，不傷性命，反贈俺銀兩，約定三日後望江樓相會，同奔梁山；思想起來，好不喜煞人也。

（唱西皮搖板）

俺李鬼與李逵巧得相會，

（接唱流水）

一樣長相一樣黑，

俺武藝難與他敵對。

却笑俺心粗膽壯敢作又敢爲，

腰掖着板斧藏在松林內，
假李逵偏偏就遇見了眞李逵。
眞李逵，假李逵，
我二人黑夜之間，亂殺亂砍分不出來誰和誰。
他將我打倒反把銀來饋，
又要俺同奔梁山作一個英雄好漢替天行道救困與扶危！
俠義的心腸打動俺李鬼，
（接唱搖板）
歸家去對老娘細說一回。
〔李鬼下〕

——劇　終——